范徐麗泰

瀟灑轉舞台 立會樹風範

放下心中包袱 外柔內剛依舊

有人說「性格決定命運」，對於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而言，或許是對了一半，也錯了一半。如果當日沒有仗義執言，憤而辭任所有公職，或許范太沒有機會出任首屆立法會主席；但到真的做了主席，或許范太的直率性格也會令她寸步難行。不過，歷史沒有或許，范太不但成功完成了形象「大改造」，也為立法會主席一職樹立了一個絕佳的標準。卸任在即，范太對此形容得很簡單，說這是經驗與年紀的轉變，也是她「學會放下心中包袱的過程」。

■本報記者 徐海煒

■范太不但成功完成了形象「大改造」，也為立法會主席一職樹立了一個絕佳的標準。　本報記者梁祖彝 攝

■即將告別11年立法會主席生涯，范太一臉燦爛笑容，輕鬆放下「人在其位、難盡其言」的拘謹。資料圖片

1992年10月7日，范太不滿新任港督彭定康擾亂政局穩定，憤而辭任立法局議員及所有公職，有人形容她是香港政壇「鐵娘子」，是「性格派」角色。范太說，自己一向都是個性很強的人。然立法會主席之責，位高權重，須堅守政治中立，沉默是金。范太慶幸自己並非特別喜歡「發聲」之人，「做議員時要出聲，要為市民請命，但做了主席，必須維持政治中立，才能有助議會暢順運行。」

當年辭公職 議會重中立

不過，猶記初做主席的日子，范太坦承，性格派的個性確與這份「只聽不講」的工作格格不入，經常都會不自覺地做些「小動作」表達不同意見。「有議員說了不合理的說話，我都會在主席位上搖頭擺腦，顯得很不認同。」范太笑說，連秘書長的同事都看出了，忍不住提醒自己：「雖然沒有出聲，但這些動作對議員也不好」。有錯則改，范太說，議事廳是議員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，後來即使有不同意見，她也不會表露，但「離題則另當別論」。

曾執着善辯 今輕裝前行

「議會主席沒有勝負。」范太說，11年的議會主席經驗，着實讓她放下了兩個「包袱」。「以前我很執着對與錯，而且一定要站在對的一方。」如果有人扭曲她的意見，年輕時的范太定會與之辯個你死我活，非讓對方贊同她不可。她坦言：「做了主席後，我發現根本改變不了別人的看法，只有自己可以改變自己。」她從此不再逼着別人認同自己的想法。她亦笑說：「這也讓我省了許多時間。」

學會放下對人執着，也學會放鬆自己。做主席前的范太一直對自己要求很高，也從不認錯：「別人若不欣賞我的工作，便會給自己很大壓力，非迫使自己做到最好不可。」她說，其實人人都會有做得不好的時候，但「做錯了，道了歉，反而讓對方舒服，對自己也是一種解脫。」

■范太說，自己一向都是個性很強的人。然立法會主席之責，位高權重，須堅守政治中立，沉默是金。　本報記者梁祖彝 攝

■范太曾在書展中為小朋友講故事。　資料圖片

■年輕時的范太與子女。

■范太感言，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開開心心。

■范太在參觀克羅地亞古城廣場上的市集。　相片由范太提供

盼自駕漫遊 甘願「半退休」

甘之如飴 訪問之末，問起放下立法會主席的重擔，下一步向哪個方向走？范太搖搖頭，說再沒有甚麼方向了。「前前後後忙了30多年，我要休息一下，享受一下我的人生。」她說，自己要到外地跑跑走走，減慢自己的生活節奏，希望可以享受自駕遊的逍遙樂趣。

每說起自己即將卸任主席工作，范太都不自覺地嘆說：「人老了，是時候要休息一下了。」不過，其實范太還有一個更大的「全國人大常委」平台，正在等候着她的銷假復職。說起人大常委的未來工作，范太說，人大常委是義務工作，全部要靠自己做，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投訴個案找她處理，自己也只能是處於「半退休」狀態。雖似有所感，但她笑得開懷，繼續服務社會，忙則忙矣，但范太甘之如飴。

政壇缺乏新星，坊間又一致對范太淡出香港政界而大感惋惜，記者大膽問及會否培養兒子走入政治江湖，子承母業？范太馬上耍手擰頭，連迭說：「我連他們生不生小朋友都不管，何況從政呢？」她直言，一家人最重要的是能夠在一起開開心心，至於他們自己的路，要他們自己去選擇，「我可不管了！」她又笑說：「他(兒子)還在發展事業的階段，哪有心思去搞政治呀？」

■范徐麗泰打乒乓球時，氣勢凌厲，功架十足。　資料圖片

■在立法會春茗上，范徐麗泰最後一次以立法會主席身份宴請眾官員及議員，並向特首送上一套瓷杯留念。　資料圖片

■范徐麗泰擔任火炬手，傳遞奧運聖火。　資料圖片

告別語 脫拘謹 辭鋒利 抒胸臆

耳目一新 即將告別11年立法會主席生涯，范太一臉燦爛笑容，輕鬆放下「人在其位、難盡其言」的拘謹，訪問中縱論時政，直抒胸臆，少了以往斟詞酌句後的沉悶，少了欲言又止直叫記者左猜右度的弦外之音，那句「新一屆立法會主席，不要怕被人控告，面對批評亦可以一笑置之，因為如果全體立法會議員被告，立法會主席要代表應訊」的幽默寄語，那自嘲式的「高無可再高」、「我想不走都不行，如果不是，讓電視機拍到我打瞌睡怎麼辦呢」的笑語，都充份演繹她率性直言的本色，讓人感覺「耳目一新」。

素來表示要保持中立不能多作評論的范太，上周日於立法會告別動議中「首度」發炮，直言：「作為立法會曝光率最高的活動布景板，我大部分時間是旁觀者……有些高官漸漸令人覺得有想避開立法會的感覺……議員為發洩民憤，用詞激烈……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，官員與議員都要反省，避免玩小動作……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。」一語激起千重浪，卻也盡展她直率、敢言的性格。

直言不應自作聰明

論行政及立法機構關係，范太一樣字字珠璣，「互相尊重、以誠待人、一視同仁、合作有望」的16字真言，道出她11年來未能釋懷，甚或帶點遺憾的行立溝通有待改善。臨別前，范太語重心長說，行立關係重於「尊重、溝通」，官員需要與立法會各黨派、不同政見的人就任何議題都進行溝通，要做到「和而不同」：「溝通合作，我說了11年，好在今年講完就不用講了！」她認為，行政及立法機構的性質不同，難免有不同的意見，且社會上若只有單一意見及聲音，亦有機會出錯。

她坦言，政府官員與議員溝通必須一視同仁：「你個個都要溝通，不要只跟幾個溝通，你說理念相同，我跟你溝通理念相同，但其他人不可以當他不存在。」她強調，基本法規定行政立法機關必須保持夥伴關係，故想繞過立法會是行不通的，或搞些小動作也只會破壞行政及立法關係。她並直言，施政必須以民為本，若自己為精英，甚或自作聰明，遠離群眾，便會自誤。

議事堂「有口難言」 辦事處「為民遂願」

冷暖自知 笑過、痛過、哭過……要范太談立法會多年工作的得與失，她千般滋味在心頭，說「這是一個取捨的過程。」議會工作漫長而繁複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范太坦言：「立法會能夠做到事與否，最大的取決點在於能否回應社會上當時最大的訴求。」

多年服務立會 學會取捨

特區政府行政主導，立法會只行監察之責，是否感覺「有牙無力」？范太直言：「非也！」她說，香港早年經濟衰落之時，立法會便曾一致通過動議，否決任何政府加價要求。「這是一個無約束力的動議，但顯示立法會對民生訴求的回應，直接令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加價。」正說得興高采烈之際，她又馬上撇清關係，哈哈笑說：「我沒有份的，我只是主持會議而已，只可以在心中支持。」

雖身居議事堂之巔，范太卻亦是最「有口難言」的議員。問她是否曾有很希望發言的議題，范太有點遺憾地說，最想評論的是曾經被自己一手否決了的「設立反壟斷法」的議員動議。「當時裁決不讓放入議事日程，因為政府本身無『反壟斷法』，且議員的議案也涉及公共財政開支，所以我只能裁決不讓它放入議事日程。」但她說，其實自己早於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立法局中工作時，議會已做過調查，認為本港油價確有壟斷的嫌疑，只是未來得及處理而已。

旁觀議員激辯 不計得失

從功能界別選舉到直選議員，范太04年選擇出選港島，向市民直接問責。惟一出任主席，便不能再跟進這些直選政綱上的政策。范太感嘆說：「這是失！」議員的台前演繹、慷慨激昂，范太都只能「冷眼旁觀」，碰有不平事，也未能「不平即鳴」，但范太既許下承諾，又豈會毫無作為。她笑說，其實市民也並非完全投訴無門。她現時主要透過她的地區辦事處，了解市民的意見。凡是市民的申訴，她都會向當局轉達，甚至要求約見主要官員。